

上海滩风云录

王延龄 顾育明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上海滩风云录

王 延 龄 著
顾 育 明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1989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上海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的大都市，解放前曾被称为：十里洋场，冒险家的乐园。在这期间发生的令人惊叹而又望而生畏的事层出不穷，作者熟悉上海典故，并对浩瀚的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采访，写出了不少作品。选入本书的蒋介石拜师黄金荣、出租汽车大王、中统女杀手、郁达夫赴宴等13篇作品，均系真人真事。

本书除了供青年、文学爱好者和一般读者阅读外，还可作为研究上海的人士提供了资料。

上 海 滩 风 云 录

王 延 龄 著
顾 育 明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25 字数：14.3万

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40-0142-2 / I·142

定 价：2.95元

作者介绍:

王延龄 1921年生，浙江杭州人。作家、翻译家、戏剧理论家、副研究员。从事文艺创作近四十年。发表大量作品，散见全国各地报刊。已出版者有《妇人输送船》、《大波斯菊盛开的人家》、《历史大舞台》、《歧路英雄》等创作及翻译作品集。

顾育明(女) 1962年生，上海人。上海艺术研究所《上海艺术家》杂志编辑、记者、上海大众文学学会会员、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会员、青年文艺理论家、女作家，除在报刊上发表散篇创作外，已出版著作有《人的写照》、《歧路英雄》等。



目 录

海上闻人黄楚九.....	(1)
张啸林发迹.....	(22)
阿德哥二三事.....	(33)
蒋介石拜师黄金荣.....	(40)
出租汽车大王.....	(77)
中统女杀手.....	(86)
弱女壮军魂.....	(97)
郁达夫赴宴	(110)
南京路上的钟表官司	(129)
官司打到伦敦城	(133)
毒酒宴	(142)
“雪莲”的枯萎	(162)
佛门碧眼儿传奇	(177)
后 记	(196)

海上闻人黄楚九

一 香檳废券充股票 黄楚九发迹

这几天颐寿堂中药店小开黄楚九终日愁眉不展，他打算开一爿西药房。可是这西药不比中药，都要现款向外国洋行进货，虽然赚头比较大，但这笔款却一时不易凑起来。他这两天都在为这事发愁着急。

黄楚九和他母亲蒋氏是由浙江余姚迁来上海的，蒋氏是黄家祖传眼科医生。有人问：黄家代代相传的医术，怎么会传给蒋氏呢？原来旧社会秘方相传，都有“传媳不传女，传侄不传甥”的说法。媳妇毕竟是自家人，于是余姚黄家祖传的秘方，就落到蒋氏手里。蒋氏靠秘方起家，在余姚城内行医颇有名气，但有人说她是妇道人家，意思是医术再高明，比男人终逊一筹，终久难成名医。蒋氏一气之下，带着儿子黄楚九来到上海，在城内开了爿颐寿堂中药店，自己就在店中行医，引来不少顾客，生意越做越发。恰好这时租界逐渐繁华，母子商量了一下，就把药店移到英租界，满心想越做越大。谁知租界中药店生意并不好，而颐寿堂药店的地段又不热闹，黄蒋氏虽然在余姚小有名气，到了华洋杂处的上海滩，谁还去理会这个乡村女医师！店里生意差，看病的人又少，蒋氏又气又恼，没有多久生了一场大病，就呜呼哀哉了。

母亲一死，黄楚九由小开做了店主。不过人家因他年纪轻轻，仍旧唤他为黄小开。虽然黄楚九不过二十来岁，但比

他母亲头脑灵活得多，他看出中药店发不了大财，于是想办法要开一爿西药房，把中药店的生财都盘给了人家，可是还缺少一笔本钱。他忽然灵机一动：有了！原来黄楚九的母亲蒋氏在世时，结交了一位寡妇，这寡妇手头有上万元家私，她就靠这笔遗产度日，可又不会做生意赚些钱，长此下去，岂非坐吃山空？恰巧那时黄家的药店和她是隔壁邻居，她见蒋氏行医治病，开店卖药，世面比自己见得广，手面也大得多，有意去接近她，两人往来才密切起来。一天这位寡妇说起坐吃山空的话，蒋氏对她说：“阿姐，有大钱就能生出小钱来，我这店里常常有人托我放些钱给那些缺头寸的客户，良心平点，月利五分，放千把块钱，一个月五十块利钱稳到手，这不是大钱生了小钱，死钱变成活钱了吗？”寡妇被蒋氏说得心头热火火的，但她怕借出去的钱讨不回来，不敢放大笔钱出去，常常以两三百元为度，托蒋氏借给别人，到期本利收齐。她尝到了甜头，就经常托蒋氏放债，使她赚了不少利息。后来，蒋氏病故，颐寿堂停业办丧事，黄楚九就把这位寡妇忘记了。自从中药店改成西药房，黄楚九要弄点进货本钱，一时缺少头寸，弄得捉襟见肘，非常狼狈，才意外地想起了这位有钱的寡妇太太，就衣冠楚楚地去拜访叶师母了。

黄楚九先向叶师母谢过她来吊唁母亲蒋氏后，就扯起闲话。黄楚九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先不开口借钱，却讲自己中药店改西药店的事。他佯作亲热的说：“叶婶婶，小店快装修好了，进了货就马上开张，那赚头是三只指头捏田螺，十拿九稳。开张那天，请婶婶到小店来看看。”

叶师母高兴的说，一定来祝贺你大吉大利，生意兴隆。

黄楚九很有分寸地继续说：“但是西药不比中药，西药要用现款向洋行进货。中药不过是些树皮草根，大秤称进戥

子量出，本钱不大。这西药我们不会制造，只好买外国人的成药，洋人做生意是直来直去的，一定要现款交易……”

叶师母急急地问：“要多大的本钱呢？你有没有困难！”

黄楚九知道她有点动心了，就对症下药，装作漫不经心的又说：“本钱比中药大多了，对本对利是稳的！”

叶师母惊呼起来：“这样好的赚头呀，你为什么不多轧些头寸进足货色，大做一票呢？”

黄楚九故意叹口气说：“不瞒婶婶，母亲丧事和装修门面花了一笔钱，现在一时凑不起个整数，只好小做做了，将本求利嘛。”

叶师母关切地问黄楚九：“黄家少爷，你究竟还缺多少现款呢？”

黄楚九听叶师母的话音，已经对口径了，不由暗暗高兴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做无所谓的神态说：

“说出来也坍台，母亲过世以后，人家看我年轻，怕我办事不牢靠，我也不愿多开口，免得人家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，其实我只缺二百块钱，本钱小些，少赚一些无所谓，慢慢来吧！”

于是叶师母就主动送上去说：“黄家少爷，你母亲在世时和我是要好姐妹。常常有钱托她放放利息。你缺二百块钱，这是小事，我可以替你想办法，赚了还我就是了，这点小忙你婶子还帮得起的。”

黄楚九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，他想这个机会岂能轻易放过，于是又说：

“叶家婶婶，承蒙你看得起小辈，感激不尽，不过我说句不怕见怪的话，这钱是你老大家的开销，岂能轻易动得的？你既然放心我这个侄子，我仍然按五分利结算，一个月后本利奉还，先君子后小人，否则我就不敢借婶婶的钱了。”

叶师母本来就想托黄楚九放放帐，因此让了一阵就说：“你既然可怜我寡妇人家，婶婶就不客气了！”

当白花花的两百块银洋放在黄楚九面前时，黄楚九象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婶婶，我写张借据给你，作为信用！”

叶师母摇摇手说：“我们是自己人，我还有不相信你之理！”黄楚九才把银洋放进围腰的包内告辞了，初次出马，收获不少，他感到十分兴奋。

不到一个月，黄楚九带着礼品看望叶家婶婶，对她的帮助表示谢意，然后送上二百元本钱和十元利钱。叶师母十分高兴，再三拉住黄楚九吃午饭，临了还叮嘱说：“黄家少爷，你以后头寸摆不平时，尽管来找我好了。”这位寡妇尝到甜头，对黄楚九就不存戒心了。

这时黄楚九的心中已有打算，但表面上不露声色。一连三四个月，叶师母不见黄楚九来找她，她想也许黄楚九生意兴隆，店里忙，没有空来，为了想把手头的钱急于放出去，就出城到租界里去找黄楚九。

叶师母看到药店完全改了样子，门面修得齐齐整整，店堂里一色玻璃橱，摆满各式药瓶和盒子，知道是外国货。只见黄楚九忙忙碌碌地正和几个伙计接待来配药的顾客。黄楚九看见叶家寡妇来了，心中不禁暗暗得意，忙迎上前去，说：“叶家婶婶，你今天有空来玩，欢迎欢迎。这两天实在忙，竟没有来看你，抱歉，抱歉！”

叶师母走进店堂看了一会，来买药的顾客川流不息，生意兴隆，她很感满意，但她注意到还有两只玻璃橱却空了一半，感到有点奇怪？禁不住就问黄楚九是怎么回事？

黄楚九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：“西药不但昂贵，而且要现款进货。我一时哪有那么多钱？只好尽量办些热门货，就这样我有时还要临时调进些头寸呢！”说着他从帐桌抽屉中

取出一张借条说：“这不，我借了五百块，月利八分呢？”

叶师母听说月利八分，心里十分肉痛，仿佛从她口袋里掏出去的一样。她嗔怪黄楚九说：“黄家少爷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却偏要向那些黑良心的借这种大头利钱，难道我当婶子的不肯帮你忙吗？”黄楚九的一套戏法，使这位寡妇同情起来。

黄楚九假戏真做，连连道歉说：“叶家婶婶，你不要多心，并不是我不想到婶子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罢了。我在西药界也结交几个朋友，他们告诉我，西药配方并不麻烦。只要有本钱开个作坊，挂个招牌，销路一打开，赚起钱来还不只一倍两倍呢！我打算搞它个自产自销，不过这笔本钱现在正在多方面动脑筋呢！”

一听到两倍利息，叶师母惊呆了，那不是一万元变成两三万元了吗？这和借钱给人吃利息是没法子相比的了！

于是她又问黄楚九：“你打算怎样凑股子呢？”黄楚九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打算集十股，每股两千元，现在已有五股了，等我稍空，再去凑齐五股，就可以自制西药赚大钱了。”

叶师母越听越感到发财的机会好象就在眼前，可是五股就要一万元，这可不比一两百块容易出手，如果有一点闪失，如何得了？但一、二倍的利润还是诱惑了她。她略为迟疑了一下，对黄楚九说：“黄家少爷，如果生意不好，蚀了本怎么办呢？”

黄楚九晓得她有点动心了，就一本正经地给她一个定心丸：“当然做生意谁能担保不蚀本！不过我们几个股东早就商量妥当了，凡股东都包本包利，横竖不会吃亏的。就是说：二千元股份仍按股息算利钱，蚀本就蚀不到股东头上，不然谁肯入股，你说是吗？”

叶师母还有点听不清楚，进一步问道：“那蚀本蚀在啥

人头上呢？”

黄楚九笑笑说：“叶家婶婶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这钱我们会放在箱子里面睡觉吗？我们也是一边放出去，一边收回来派用场，有些材料是可以分期付款批发进来的。总之钱只要流通，自然会生出小钱来，当股东的便宜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不会吃亏。”

叶师母也留了一个心眼说：“黄家少爷，我可以帮你凑三股，不过我一下子认不了五股，要和另外几个小姐妹商量商量，几个人合股可以吗？”

黄楚九晓得她这是留一手，不过她已经闻到“香味”，就不怕她脱钩。于是说：“叶家婶婶你要入股，我万分欢迎，自己人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不过这钱数目大，我们可以立下字据，这样你对小姐妹也有个交代，将来收息分利，都以字据为准。”随即他拿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头，对叶师母说：“这就是股票，上面言明每股二千元。股票上有名字，每到年终凭这张纸头就可取利息分红，你如不高兴入股了，这股票还可以转让给别人。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吧！”

叶师母虽然想入股，可是这事关系重大，万把块钱出手不是儿戏的，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商量一下，于是她就告辞黄楚九，讲定三四天以后听回信。

于是叶师母请教了一位洋行当职员的老头儿，那老头一辈子也没见过股票是啥样子的，可是他吃了不少年的洋行饭，是一个十足的崇洋、迷洋者。他听叶师母讲到开西药房集股子，不觉肃然起敬，连连点头说：“西药比仙丹还灵，就说打摆子（疟疾）罢，吃上一片奎宁，马上就好，而且永不再发，开西药房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。”

叶师母听了这个洋行老头的话，对入股有了信心，于是她就请黄楚九到家中来，将现洋和金条折价一万元入了股。

黄楚九当面给她一张满是洋文的单子，并且郑重其事地交代说：“这是一万元的股票收据，每年可凭这张纸头取息分红利。”叶师母看看这洋文，心中有点疑惑，明明中国人开的药房，为什么用洋文呢？她问黄楚九。黄楚九笑了：“叶家婶婶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经营西药特别是制造西药要经工部局审查，他们同意招股，才发一张由他们印好的股票执照，这上面有英国总领事，工部局总董的签字盖章。你千万要收藏好，不要轻易落入别人手里，因为将来付款是认票不认人的。这票落到啥人手里，就归啥人所有了呀！”

于是，叶师母把这张股票郑重地锁在手饰箱子里，做她的发财梦去了。

其实拆穿西洋镜，黄楚九根本没有招过什么股？他把叶师母的一万元弄到手后，就做起大生意来了。先把药房迁到北京路口，盖起新房子来，并且打出本药房独资经营，重金征得美国艾罗博士补脑益智处方制成艾罗补脑汁，由本药房独家经销的广告。

这艾罗补脑汁的招贴纸上印了一个外国人的头像，写满洋文，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很吃香的。加上黄楚九又在各种大小报刊上登了不少广告。一时颇能招徕来客。

却说叶师母足足等了一年，已是农历腊月初八，到了取息分红的时候了。她从箱子里取出“股票”，小心翼翼的藏在贴身小袄袋内，前往中法大药房领取利息和红利。

这药房现在装修得金碧辉煌。十来个伙计在忙忙碌碌，却不见黄楚九。店员告诉她，黄总经理不在店内，有事可问帐房先生。

帐房先生把叶师母请到后面一间房子坐下，问明叶师母来意。帐房先生一惊，摇摇头说：“这药房是黄总经理一人独资创办的啊，从未听说招过股，本店在工部局注册时，也

是如此填报的。叶师母入股一事，我不太清楚。”

叶师母急了起来，连忙拿出“股票”给帐房先生看，“这不是黄家少爷亲手给我的股票执照吗！言明五股共一万元，凭这张股票取息分红，你看！”

帐房先生接过“股票”一看，吓唬一声笑了出来。他说：“叶师母，这不是什么股票，是一张早已过期的香檳票。是谁给你的呀！”

叶师母听到“过期的”三个字，恍如五雷击顶，几乎昏了过去。香檳票她是知道的，那是赛马场赛马时的彩票，可是她从未去过跑马场，也未买过香檳票。她发怔了好一会，突然发疯似的叫嚷起来：“这是黄家少爷亲手交给我的呀，他难道骗了我不成，我要和他当面对证，你们不要作弄我这个寡妇。”

帐房说：“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底细，不过敝药房并未招股是事实，你不见门口的招牌上写着‘独资经营’吗！你说出过一万元，除了这还有什么笔据和收条？有谁能证明你付过钱呢！如果都没有，这事就难办了，是一万元巨款啊！无凭无据怎么说得清楚！现在黄总经理到国外接洽生意去了，等他回来再说吧！”

叶师母知道已上了大当，再也抑止不住心头的愤怒，急得嚎啕大哭：“这个丧尽天良的黄家小杀千刀！这是我寡妇人家的活命钱啊！叫我一大家下半世怎么过啊，我只好死给他看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《申报》的本埠社会新闻栏内，登了一条不显眼的小消息：“昨日从浦江打捞上一具女尸，年约五十余，经人认出为南市富孀叶氏。伊何以轻生，殊不可解？有关方面正从事调查云云。”这位寡妇白白送了命，而黄楚九开始在上海滩发迹了。

二、假艾罗假对假 洋骗子败北

却说黄楚九办起中法大药房，生意越来越兴隆。他除了配制艾罗补脑汁以外，先后还制成“人造自来血”、“月月红”，等药品。还与人合股开设五洲药房，创立中华制药公司，配制龙虎人丹，后又盘进中西药房，出售“百龄机”，到民国初年，黄楚九已成为上海滩上西药业的巨头，谁人不晓，那个不知了。

黄楚九深深懂得赚钱的奥妙。药房要靠补药赚钱。可是上海滩上出售补药的店家又太多，一定要创出牌子，才能发大财。但是要创出牌子，谈何容易？第一要别出心裁做广告，在广告方面，黄楚九确实动足脑筋，就拿他赖以起家的艾罗补脑汁来说吧！

艾罗补脑汁是一种抑制兴奋的镇静剂，使神经衰弱的人能够持续亢进而已，艾罗是从英文(黄色的)译音而来，这艾罗的取名也是颇有深意，因为药瓶上贴有美国医学博士艾罗的名字，仿佛真是一个外国医学博士的处方，其实是取黄楚九名字的罗马拼音的开头两个字母，却故弄玄虚，还弄了一个外国人的头象印在商标纸上，好象这是发明补脑汁的艾罗博士了，这记噱头。顾客们不知个中情由，买的人很多。使黄楚九发了一票财，为了证实这补汁很有效力，使生意更加兴隆，他又脑筋一转，想到朋友吴趼人身上。

吴趼人又名吴沃尧，别号我佛山人，是清末有名的小说家，他写的《二十年目睹怪现状》、《恨海》等是当时流行的章回小说。吴趼人就靠卖文为生。他的名气很大，长江沿岸的读者没有不知道他的。吴趼人又喜欢结交朋友，三教九流的人大都和他有所交往。黄楚九就是他的一个商界朋友。这天黄楚九到老靶子路(今武进路)鸿安里拜访吴趼人。两人客套一番

以后，黄楚九拿出三百元钱递给吴趼人说：“沃尧兄，区区之数不成敬意，望乞晒纳。”吴趼人连忙推却说：“楚九兄，为何突然相赠？我无功不受禄，如有事要小弟帮忙，请尽管吩咐，只要能办到无不从命！”黄楚九说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今天是兄的四十大寿，一来给兄贺寿。二来兄日夜挥毫，脑力需要增补，小弟药房出品的艾罗补脑汁确有效验，我也带来数瓶赠吾兄服用。希望吾兄在报端给其扬扬名气。”吴趼人明白这是黄楚九利用他的名声，想给艾罗补脑汁做广告写文章而已。他本想拒绝，然而这时他搬进新房子不久，用途颇大，加上最近稿费收入不多，经济上正感到拮据。现在黄楚九找上门来，拒人千里之外，也不大好，何况三百元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大可派派用场。于是就开玩笑说：“好啊，楚九兄，你这是花三百元钱买一个吴沃尧的名字，看在朋友面上，就贱卖一次吧！”

果然过了不久，汉口《中西报》上刊登了吴沃尧写的一篇《还我魂灵记》，赞颂艾罗补脑汁治好他脑病的经过。接着又以书信的形式，给黄楚九附言，说赠照片一帧，并为“还我魂灵”而致谢。黄楚九这下如愿以偿，以中法大药房名义，把吴趼人的文章和照片登在报上，说是给吴趼人小说的读者能“仰望风采知道他的近况”，这种别开生面的广告一登，果然使好些有脑病的文人趋之若鹜，使艾罗补脑汁成为中法大药房久售不衰的热门“名药”了。

黄楚九虽然大大发了一票，但也因“艾罗博士”这个噱头，使他遇上了个大麻烦，引起外国骗子找上门来敲竹杠的怪事。

有一天，一个外国青年走进中法大药房，掏出名片指名要会见黄总经理。写字间的人接过名片一看是“小艾罗”，询问之下，他说：“我就是艾罗补脑汁处方艾罗博士的儿子。”

黄经理是我父亲的老朋友，父亲在世时要我有机会到上海拜访他，有些事当面向他转告。”

店员摸不着头脑，只好请小艾罗先回旅馆住下，等到回禀了黄总经理，再作道理。

黄楚九知道这是一个外国骗子，按理说完全可以拆穿他的西洋镜，声明艾罗并无其人，这个小艾罗就无从行骗了。但是否定了这个来者，就等于说艾罗补脑汁的处方是假的，广告不过在卖野人头，这损失太大了。然而一承认真有艾罗其人，就一定要被小艾罗敲一记大竹杠，在这左右为难中，黄楚九毕竟是聪明人，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吩咐写字间派人约小艾罗来会面。

小艾罗和黄楚九见面后，黄楚九就倚老卖老地说：“令尊和我生前是好友，在上海多年，我这艾罗补脑汁就是他转让我的秘方。确实大有效验。”

小艾罗见黄楚九承认了“老艾罗”。正中下怀，喜不自禁。他想：就怕你不承认，承认了就好办！他进一步要挟说：“黄先生，家父生前将秘方转让给你，依照我们美国的专利法则，是要付技术专利转让费的。小侄这次就是为了艾罗补脑汁处方的专利权的事，来麻烦您的。”

黄楚九故作惊讶地说：“怎么，你还不知道这事的经过？令尊当年执意要将此方赠送与我，我说这秘方制成药品出售可以营利，不能白白要这秘方，我还是送了他一万元美金。他写了一张收据给我，你大概没听令尊大人提起过吧。贤侄请过目。”说着递过一张纸头来，小艾罗接过一看：上面是用英文写的“收到艾罗补脑汁秘方酬劳费美金一五元正。”签名是艾罗，收据后面又补注一行：“此款 ~~一次付清~~，别无枝节。”

小艾罗不防有这一手，顿时心中凉了半截，弄得进退两

难。他明知这张收据是假的，因为根本无艾罗其人。但他一想，如果否认了艾罗，不等于说连我这小艾罗也是冒牌货了，这不就是承认自己是冒名而来的骗子吗？这黄楚九是上海滩有财有势的西药业大亨，我这个外国瘪三，不一定对付得了，在这尴尬境地，小艾罗好半天默不作声。

黄楚九看到这家伙已经吓倒了，不慌不忙地取回那张收据，说：“令尊和我是多年好友，你远涉重洋前来看我，我怎能不接待，你在上海滩上尽管住下去，到各处去玩玩，我会关照伙计照应你的。不过上海西药同行有人对我生意做得法眼红，造谣说吞没了令尊的处方，你此次来正好给我作个证明。这点小忙却要贤侄帮一下了。这里是我的一点小意思！”说着黄楚九递过去一张支票。

小艾罗接过支票一看，是银洋伍百元，心中略有安慰，对黄楚九这手干得漂亮，表示佩服。黄楚九又装作关切地说：“贤侄在上海尽管放心去玩，所有费用我会关照店中支付，你何时准备回国，告诉我一声，回程的船票当令人送上，另有薄礼相赠，请勿推却！”

小艾罗毕竟是个小脚色，捞到一票已经心满意足。黄楚九为了把戏做足。此时却做了个手势说：“刚才我说过，有人对艾罗补脑汁畅销十分嫉妒，造谣中伤，这次你来得正好，请给我作个证明，使那些眼红的人无从施其伎俩。”

“您看如何证明才好呢？”小艾罗心不在焉的问。

黄楚九说：“很简单，我请报馆拟了一篇访问记，你以艾罗博士儿子的身份证明：‘此方确为先父所有，已由中法大药房依法购得制造的特许权。’这稿子已经写好，你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

小艾罗没有办法，只得将错就错，看完那篇《访小艾罗先生——谈艾罗补脑汁》，心里却在想，这是那张五百元支